

〈論 說〉

清末民初淮北地區的宗族實況 ——以亳縣郭氏為中心

劉 桂 海

摘要：文章主要考察了亳縣郭氏宗族的發展情況及其族譜的生成，並以此來討論清末民初淮北地區宗族的實際樣態。研究表明：（1）讀書仕宦、參軍入伍、經商是淮北宗族維繫門楣的主要途徑，這些途徑的選擇與時代局勢、地方社會環境密切相關。（2）淮北地區多弱族，宗族弱化是基層宗族勢力的常態，族人宗族意識淡薄，宗族建設幾乎空白。（3）面對弱勢的宗族，族譜修訂承擔著重構新宗族的任務，修譜者試圖通過立家勸、家訓、建祠堂、擬定祠規等措施來強化宗族的組織化。

關鍵字：清末民初；淮北；亳縣；郭氏宗族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Clans in Huaibei of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Centers on the Guo's clan in Bozhou

Abstract: The paper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o's clan in Bozhou and the codification of its genealogy, and then discusse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clans in Huaibei of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 (1) Studying to become officials, enlisting and doing

business are the main ways to maintain the authority of Huaibei's clans, and the choices of these way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times and the local social environment. (2) In Huaibei region, the weakened clans are the normal state of the strength of patriarchal clan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lan is weak,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lan is almost blank. (3) Facing the weak clans, genealogy revision undertakes the task of rebuilding the new clans. Genealogists try to strengthen the organization of clans by establishing family advice, family precepts, building ancestral halls, formulating rules and other measures.

Keywords: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Huaibei region; Bozhou ; Guo's clan

族譜乃“一家之史”¹，凡宗族勢力稍存地區，多會有譜牒修纂之舉。由于各地宗族發展情況迥異，族譜的修纂無論在數量還是品質上，均存在一定差異。近年來，學界關於宗族的研究熱度不減，就關注地域而言，“南強北弱”的局面有所扭轉，“北方宗族形態的特色日漸清晰”²。但北方宗族研究仍留有較大空間，如處於華北邊緣、南北方過渡地帶的淮北地區³就值得進一步探索。

唐代之前，淮北地區是生態良好的魚米之鄉、手工紡織業中心、文化沃土與人文薈萃之地，然而明清至近代逐漸演變成窮山惡水、經濟邊緣、盜寇縱行的區域。⁴地理與社會環境的變遷，使得淮北宗族呈現出迥然於其他區域的特徵與發展態勢。目前，學界關於淮北宗族的研究不多，主要聚焦於十九世紀中期淮北宗族勢力與捻軍、淮系集團的關係上。研究者發出兩種不同的聲音，一是強調在政府權力缺失下，淮北宗族獲得了發展餘地，捻軍起

1 (清)章學誠，倉修良編注：《與馮秋山論修譜書》，《文史通義新編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48頁。

2 常建華：《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綜述》，《安徽史學》，2010年第1期。

3 本文所討論的淮北地區是一種狹義的地域範圍，即淮河以北的安徽轄區。清末民初的淮北地區包括阜陽、潁上、太和、亳縣、蒙城、渦陽、懷遠、靈璧、泗縣、五河、宿縣等。文中涉及的皖北地區則是指長江以北的安徽地區。

4 馬俊亞：《被犧牲的“局部”：淮北社會生態變遷研究（1680-194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40頁。

義與淮系軍團的崛起受到了宗族向心力與凝聚力擴大的影響；⁵另一是認為清政府對基層缺乏強有力的控制，淮北宗族擔負不起凝聚和控制族眾的重任，宗族控制的弱化應是造成捻軍起義的原因之一。⁶由此可見，當前淮北宗族研究仍存在不少爭議，亟須較多個案研究來推動研究的細化與深入。故筆者試圖對近日查閱到的《亳縣郭氏宗譜》⁷及相關文獻進行分析，以求從個案中進一步審視清末民初淮北宗族的實際情況，希望能夠對理解淮北地區的宗族形態有所裨益。

一、時代局勢與郭氏宗族的發展史

亳縣即今亳州市譙城區，地處華北地區邊緣，黃淮海平原的南端，為安徽省的西北門戶，豫皖兩省的交界地帶。明洪武六年，亳縣隸屬潁州；弘治九年，為散州，隸鳳陽府；清雍正二年，升為直隸州，轄蒙城、太和兩縣；雍正十三年，降為散州，歸潁州府。民國元年，亳州改為亳縣，直隸安徽省。民國三年六月至民國十七年八月，屬安徽省淮泗道。⁸文章考察的郭氏宗族，散居在亳縣的城鄉即今譙城區城區及其所轄鄉鎮諸村落中。

本研究依據的主要資料是民國十五年（1926年）由義堂鏤刻《亳縣郭氏宗譜》（後文簡稱“郭譜”）。郭譜為郭文第、郭鴻詒等纂修，共分八冊，十卷六目。該譜體例完備，內容翔實，較為系統的反映出了郭氏的世系、世表、人物傳略等方面，對於探討郭氏宗族的發展變遷具有重要意義。

（一）亳縣郭氏始遷祖考辨

亳縣郭氏是外省遷入的移民性家族，據譜所載郭氏是由山西沁水遷入，關於何時遷入及始遷祖的記載，譜中卻出現相互抵牾之處。一是出自於光緒

5 毛立平：《十九世紀中期安徽基層社會的宗族勢力—以捻軍、淮軍為中心》，《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白文剛：《近代皖北鄉村宗族與淮系集團的崛起》，《鄉村社會文化與權力結構的變遷—“華北鄉村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6 顧建娣：《淮北的宗族與捻軍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9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梁家貴：《宗族與晚清民國時期皖北地區社會變遷》，《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7 郭鴻詒等纂：《亳縣郭氏宗譜》，由義堂鏤刻，民國十五年。

8 梅開運：《亳州市建置沿革》，《亳州文史資料彙編》，第458頁。

年間曾任安徽巡撫的馮煦所撰的《亳縣郭氏重修宗譜序》，該序載：

“亳邑郭氏系自山西沁水，宋神宗時，始遷亳。有諱益者，元季為淮安太守，越數傳。至明正德八年，良玉公聚族而居，族日以大，即今譜所祖也。”⁹

另一種記載見於楊珮璋《江蘇候補知縣郭君瑩山家傳》中言：“先世本山西沁水縣籍。明正德間，有名環者遷於亳，遂世為亳州人。”¹⁰同時，令人費解的是馮煦在為郭瑩山二弟郭含山撰寫家傳時，曾言：“其先山西沁水人，明正德間始遷安徽亳州，遂占籍先生已十三世矣，耕讀相承，世有隱德。”¹¹馮煦在為同一家族書寫序、傳之時關於始遷祖竟然出現兩種不同的表述。

考察馮煦所作傳、序的生成，最重要的是追述其史源。《家傳》中馮煦陳述其與郭含山素不相識，與郭含山之子郭鴻詒曾有交往，“戊申九月，鴻詒墨經以至，奉狀以請曰：先君奄棄，不肖鴻詒等矣以嘗得於我公也，原求一言，子孫有述。予因受其狀，而傳之按狀。”¹²馮煦所作家傳是據郭鴻詒提供的行狀所寫，其中關於始遷祖的表述應是當時郭氏族人比較認同的一種記憶。楊珮璋所作傳記也是根據郭瑩山之子郭文徹提供的行述而寫。同時，家譜中也多次出現郭氏族人對其始遷祖的敘述。郭文卿言：“我郭氏自環公籍吾亳，凡數百載。”¹³郭文述言：“本族自環公遷亳曆久，族眾遂分居城鄉，支系繁衍。”¹⁴凡例中也載：“吾族系出太原派分沁水，自環遷亳後，間有遠祖名諱無稽，不敢妄引。”¹⁵馮煦所作《譜序》並未交待所據材料，且未提及始遷祖名諱，可信度大大折扣。可見，郭氏族人的歷史記憶中普遍認同的始遷祖是明正德八年遷亳的良玉公郭環。

另據，萬曆丁丑年亳州籍進士李國士所作郭氏始祖環公遺像贊時曾言：“豈弟君子，明德惟馨，發祥沁水，毓秀鐘靈，複歸於亳，大啟門庭，聚族而居，

9 馮煦：《亳縣郭氏重修宗譜序》，《亳縣郭氏宗譜》卷1。

10 楊珮璋：《江蘇候補知縣郭君瑩山家傳》，《亳縣郭氏宗譜》卷3。

11 馮煦：《誥授武功將軍副將銜僅先補用遊擊含山郭先生家傳》，《亳縣郭氏宗譜》卷3。

12 馮煦《誥授武功將軍副將銜僅先補用遊擊含山郭先生家傳》，《亳縣郭氏宗譜》卷3。

13 郭文卿等：《續修宗譜序》，《亳縣郭氏宗譜》卷1。

14 郭文述：《報告書》，《亳縣郭氏宗譜》卷10。

15 《亳縣郭氏宗譜》卷1《凡例》。

克樹典型。¹⁶李氏距郭環生活年代不遠，且為同里之人，應對郭氏有一定瞭解，故其所言較為可信。綜上所述，明正德八年，郭環始遷亳縣，郭氏自此繁衍開來。

（二）郭氏宗族的興起及中衰

郭氏的興起與讀書傳家之風有著密切關係。郭氏自遷亳至第四世，族內代代皆多讀書之人。始祖祖郭環，字良玉，明成化年間貢士¹⁷，弘治年間為署縣事建安縣丞¹⁸，在任期間曾修繕了朱文公祠¹⁹。郭環十分注重子孫的教育，次子郭鎔為貢士，曾任直隸順義縣縣丞。²⁰郭鎔生有五子：完、守、高、方、實，五子中除高無考，其他均以讀書舉家，郭完為廩膳生，郭守曾任某地州同，郭方、郭實均為貢監生。時至郭氏第四世，家族人口開始興旺起來，各房男性子嗣達15人之多。其中，郭民化、民善為邑庠生，郭民範為貢監生，曾出任嘉興縣知縣；郭民勸，字悅軒，萬歷年間貢士²¹，由選官訓導轉任荊門縣丞，例授儒林郎、廸功郎²²。明清時期的亳州人才相對凋敝，郭氏前後四代皆有仕宦之人，雖多為知縣、縣丞等低層官吏，但就此地區而言，已足夠不易。經過四代人的苦心經營，以讀書傳家的郭氏日漸成為了地方的名門望族。

由於受到戰亂及社會動蕩的衝擊，正值興盛發展期的郭氏突然一蹶不振，滑向了衰敗的邊緣。郭氏第五、六世的生卒配葬多失考，僅郭第一人有關²³。郭第資訊的幸存得益於其妻子，據載：“門華公卒，二子俱幼時，值饑荒無依，李太君苦志撫育，自勵益堅，旌表節孝。”²⁴從李太君卒於崇禎十四年，

16 李國士：《始祖環公遺像》，《亳縣郭氏宗譜》卷2。

17（清）王敘福纂輯：《潁州府志》卷7《選舉表·貢士》，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593頁。

18 夏玉麟等：《建寧府志》卷5《官師》，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1頁；黃恬：《新修浦城縣誌》卷17《職官》，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299頁。

19（明）騰祐：《重建朱文公祠》，《建寧府志》卷33《藝文三》，第721頁。

20《亳縣郭氏宗譜》卷5《郭鎔世表》；張吉午：《康熙順天府志》卷6《政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75頁。

21（清）王敘福纂：《潁州府志》卷7《選舉表》，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第609頁。

22《亳縣郭氏宗譜》卷5《郭民勸世表》。

23 郭第，字門華，生於明萬曆二年甲戌九月十五日，卒於萬曆三十三年乙丑正月二十三日。

24《亳縣郭氏宗譜》卷3《旌表節孝》及卷5《郭第世表》。

及郭第的生卒年，可推算出郭氏第五、六世大致生活在晚明、明清易代之際。社會失序及戰亂深刻影響了郭氏的發展，通過世系表便可察覺到兩個重要特徵：一是第五世中絕嗣之人明顯增多；二是第六世中為躲避戰亂、謀求生計，開始遷居鄉下者居多，這也形成了此後郭氏散居城鄉、支系繁多的格局。自第五、六世之後，郭氏進入到低迷發展期。除家族人口出現增殖外，各支讀書風氣日衰，鮮有邑庠生或廩貢生，更難見到仕宦者。

（三）郭氏宗族的再度復興

散居後的郭氏，支系多達六十餘支，雖地處一域，但各支系往來並不頻繁，這無形之中分散了宗族的向心力。除城內贊宮街一支門第日益壯大外，其他各支多顯落寞，郭氏復興的重擔主要是由贊宮街一支來承擔。

該支自第四世郭民守開始居住在贊宮街，起初此支地位並不高，以致第五、六世連名諱都沒有留下。從第七世郭昌華始，該支情況有所好轉。郭昌華為廩膳生，其子郭九初為廩貢生，其孫永鑑為邑庠生，祖孫三人雖無仕宦經歷，由於拥有功名在地方上或為鄉紳。通過讀書，郭氏再次出現復興跡象，族內讀書人日益增多，仕宦者隨之多了起來。第十世郭其福曾任河南衛輝府同知，其四子長序為增貢生，任試用訓導。²⁵此外，族中也出現了依靠軍功光耀門楣者，第十二世郭克家依軍功成為地方精英：

“克家，字紹修，一字耕石，附貢生，從九品職銜，誥封奉政大夫，晉封武功將軍。公義行著於鄉里，平生喜歡為人解紛排難，親族咸敬服之。咸豐初年粵匪擾亳，四鄉董保組織聯莊會，群推公任會長。僧忠親王以平匪到亳，令辦鄉團，十家一排，家出一人，徵兵操練，督飭嚴厲，各團會復舉為統帶，所事無不服從妥洽，保衛地方之功至周且大，僧忠親王頒賜義洽鄉間匾額以彰功績。”²⁶

晚清的亳州匪患、民變時常發生，為抵抗太平軍、捻軍，地方上形成了聯莊會、鄉團等組織，郭克家平時以義行聞名鄉里，遂被推任為會長、統帶。由於他對保靖地方的貢獻，受到了僧格林沁的褒獎。太平軍攻陷亳縣后，郭克

²⁵ 郭其福及郭長序的世表中並未記載兩人仕宦經歷，而楊琿璋《江蘇候補知縣郭君瑩山家傳》中有談及。

²⁶ 《亳縣郭氏宗譜》卷5《郭克家世表》。

家“責以大義聽，舉石擊賊，遂遇害”²⁷。郭克家晚年生子三：玉珍、玉珙、玉璞，其遇害時，三人尚幼，但郭氏並未就此中落，反而在三人苦心經營下，煥發出更多生機。

郭玉珍字廷弼，晚號瑩山，家變之後，主動承擔起復興家業的重任。他帶領二弟玉珙棄儒從商，注重信義，遂被推舉管理地方財政。郭玉珍主管地方財政期間，“運籌有素，悉協宜凡錢穀之事，悉能通曉，勤力任事，沈敏而毅，又狷介不可幹以私。”數年後辭職，開始幕賓生涯，因吏治有為，便由大吏舉薦，“累保至知縣，指江蘇加五品銜。”²⁸郭瑩山因性格耿介，逐漸厭倦了官場，返回亳州課子讀書。郭瑩山精通文史，著有《讀史摭餘》2卷，《閱見瑣錄》1卷，《示兒語》1卷，其子文徹曾請張審為書賜序。²⁹郭玉珍耐心教導弟弟及子侄，在家中樹立了良好典範，其後族內多有英才。

由於晚清時局動蕩，入伍立軍功成為族人的重要選擇。郭克家次子玉珙、三子玉璞均有戎馬經歷。郭玉珙字含山，曾入同鄉程從周戎幕，深受信任，多次“委採辦軍米差務”“複延入幕佐理軍需事宜，曆保升都司遊擊等職。”³⁰由於郭含山屢立軍功，其祖父母、父母受到了誥封。³¹後因家務缺人主持，郭含山請假歸鄉，仍營商業。其弟郭玉璞，鄉試不如意後投筆從戎，入同里李福堂軍門。數年後歸亳，仍專志讀書，潛心岐黃，醫術精進，“遇無可挽回之症，能預決其幾日加劇，多有準確。凡奇疾，經手立效。貧家概不取直，聞人言貧與病者，藥資缺乏，必竭力助之”³²玉珙、玉璞兩兄弟雖未能因軍功彪炳史冊，但亂世之中參軍不乏為一謀生及實現抱負的途徑。

郭家三兄弟尤為注重子侄的教育，多次籌措學費令子侄遊學外省。郭氏十五世湧現出文韜、文卿、文第、鴻詒、文徹等人才。這一代人除通過讀書仕宦實現個人價值外，經商及興辦實業也是他們的重要選擇。郭玉珍長子文

27 鐘泰、宗能徵纂：《光緒《亳州志》卷12《人物志》，《中國地方誌集成·安徽府縣誌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35頁。

28 楊珮璋：《江蘇候補知縣郭君瑩山家傳》，《亳縣郭氏宗譜》卷3。

29 張審：《郭氏書序》，《張審全集》6，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第425-426頁。

30 《亳縣郭氏宗譜》卷5《郭玉珙世表》。

31 《副將銜補用遊擊郭玉珙之祖父母誥命一道》，《亳縣郭氏宗譜》卷1。

32 張恩壽：《郭琢之先生傳》，《亳縣郭氏宗譜》卷3。

韜長於會計，經營商業有得，信用素著，熱心公益，被地方推任商務董事。四子文徹字肖霆，光緒癸卯舉人，歷任三江師範學堂監學、睢寧知事、阜寧知縣等職，離任後幫助其兄鴻詒及張審興辦實業。郭玉珖次子文第字品翰，光緒末年與其弟鴻詒隨張審創辦鎮江大照電氣公司，開興辦電力實業風氣之先。在大照電氣公司的創立及經營之中，郭鴻詒用力最深，其早年曾在上海廣方言館實習理化電學專科，“時適實業維新，與南通張公發起鎮江電氣公司，百般籌畫，成效昭彰，共集商股三十八萬。”郭鴻詒毅力堅忍，有過尋常，對電氣頗為費心，以致“勞瘁日甚，腦經受傷”³³。郭氏兄弟所創的大照電氣公司呼應了實業救國的思潮，表現出了拳拳的愛國之情與強烈的民族責任感。郭氏廣續者中也不乏精英，在此暫不贅述。

大體而言，亳縣郭氏的發展歷程深受時局及地方社會環境影響，兩者深刻影響著郭氏族人的命運。郭氏興起時期主要通過讀書仕宦來光耀門楣，可明清易代引發的社會動亂卻打亂了一切的節奏。為躲避戰亂、謀求生計，族人遷居鄉下者居多，宗族分支越益龐雜。伴隨著讀書傳家之風的減弱，家道中落進一步加劇。由於時局的逐漸穩定，城內黌宮街一支通過讀書仕宦之路呈現出復興之勢。晚清時期淮北地區並不安靖，社會環境極其複雜，加上此地尚武之風盛行，入伍參軍成為郭氏向上流動的一種途徑。民初實業救國思潮湧現，郭氏則緊跟社會趨勢，積極興辦實業。

二、《亳縣郭氏宗譜》的生成

郭氏在明正德年間遷亳後，遲遲未有修譜舉動，這既與宗族自身的發展情況有關，也與地方的社會環境有關。從自身而言，自第五世以後近二百年間，郭氏鮮有讀書仕宦之人，由此缺乏相應的組織者與資助者。同時，受明清時期淮北地區的經濟落後、文風不振等因素影響，整個淮北地區的修譜活動並不多見，故現存族譜較少。³⁴隨著郭氏宗族的復興，族人對譜牒的修纂

33 《亳縣郭氏宗譜》卷5《郭鴻詒世表》。

34 顧建娣：《淮北的宗族與搶軍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9卷）》，第25-27頁。

愈加上心，為達收族、睦族的目的，耗費幾代人心血的《亳縣郭氏宗譜》終於在民國十五年由由義堂鑄刻完成。該譜的修纂歷盡艱辛，譜序及調查報告之中均有詳細說明，為了解此文本的生成過程，本研究試從修纂者、修纂緣起、修譜歷程、修譜經費等方面切入。

（一）譜牒修纂者

譜牒修纂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需要多方努力，方能呈現出一部體系完備、翔實的文本。修纂中編修者尤為重要，郭譜附錄的續修宗譜名次提供了修撰者的資訊。該譜督修者為郭文第，纂輯者為郭鴻詒、文徹，參考者為郭珣、敬祖、文卿、文韜，搜訪者為文銘、文述、世純、維漢，校對者為文樞、世繩、世緇，抄錄者為思久、永錫、秉乾、治國。該譜的生成經歷了督修、纂輯、參考、搜訪、校對、抄錄等程式，參與者涵蓋郭氏第13-17世中十餘人，且多為族內稍富文才之人，足見郭氏對修譜的重視程度。但附錄中似乎少了一位關鍵性人物李丙榮。

李丙榮，字樹人，江蘇丹徒人，清末民初知名詩人、方志學者、藏書家。李丙榮與郭鴻詒、文徹師出同門，故在《譜序》中曾回憶到：“往歲省垣，同應文正院課，為山長張季直師之知，因思予與諸君文字之交，同名一師，香火因緣，益以笙磬。”³⁵李丙榮精通譜牒之學，郭文第、鴻詒、文徹諸君則請其佐之編輯。李樹人對郭譜的體例擬定、內容選編、資料考訂等方面均作出過具體指導。郭世純將三次族譜調查所獲得資料，陸續寄往“鎮江譜牒學家編纂”³⁶即為佐證。李丙榮對郭譜的修成貢獻尤大，如郭文徹所言：“至纂輯之役，文徹兄弟以客食在外，難於家居，而李君樹人實躬任之，為力至勤，此又郭氏子孫所當知也。”³⁷郭文第亦言：“近年欲追述先世，以竟先人未竟之志，苦無門徑，適丹徒李君樹人從事譜學，遂成厥志。”³⁸此條資訊透露出李樹人的功績，但從“苦無門徑”一詞亦可看到亳州乃至淮北地區譜學人才的匱乏。

35 李丙榮：《亳縣郭氏續修族譜序》，《亳縣郭氏宗譜》卷1。

36 郭世純：《調查族譜記略》，《亳縣郭氏宗譜》卷10。

37 郭文徹：《續修宗譜序》，《亳縣郭氏宗譜》卷1。

38 郭文第：《續修宗譜序》，《亳縣郭氏宗譜》卷1。

(二) 族譜修纂緣起及歷程

《亳縣郭氏宗譜》實際上是郭氏首次修纂的一部體例較為完整的家譜。郭譜卷一所載之序多言為“重修”或“續修”，則是因為該譜修纂之前，郭瑩山、含山等已對一些支系的世系情況進行了整理。關於第一次修纂的具體情形，郭世純的族譜調查報告有著詳細記載，茲錄於下：

“吾族宗譜僅有未全之世系，清光緒末葉先祖兄弟等倡議重修，招集東鄉珣爺及南鄉敬祖叔並族中之有聲望者來城會議，入手調查，嗣以支系繁衍城鄉散居，蒐訪不易。故當時所開報者，僅有世系，無生卒陪葬年表，遂命世純將城鄉各支原開世系，分別繪一合族總圖，便於查考，此乃第一次修纂情形也。世系總圖，現另保存。”³⁹

由此可知，所謂第一次修纂只是將已知開載資訊的支系繪製成世系圖，並未完整反應出郭氏譜系，所修極其簡略。因此李丙榮言：“（郭譜）創於清季瑩山、含山兩公及族人珣、曰敬祖者，慘澹經營，迄未竣事，最後於今丙寅始成之，茲之續修，似因而實創。”⁴⁰“似因而實創”既點明了第一次修纂的簡明，也表明了郭譜在內容上較之原來已有了極大豐富。

隨著郭瑩山、含山的相繼去世，修譜之事遂擱置。其後，雖屢次有人提倡續修，均以手續繁重，未果舉行。民國十二年春，郭文第、鴻詒等將修譜事宜再次提上日程，主要是出於兩個目的：一是郭氏兄弟為竟先輩瑩山、含山先生修譜之遺願，也想為族中賢者越十年或越二十年“廣續纂修”提供方便。二是“蓋子孫之滋殖日多，宗族之敦睦日密，視此宗譜即可征也。”纂輯者認為宗譜可以達敬宗收族、定昭穆、篤恩誼之目的，能使族人遵循“親親長長之義”。⁴¹

郭譜修纂過程中最為困難的便是搜集散居城鄉各支系的資訊。自發起修譜之時，郭文第等遂令文述、世純、維漢等奔赴城鄉進行實地探訪。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對城鄉的各支系族人的生、卒、葬、配等資訊進行開載，並測繪出墳地各圖。族譜的調查工作頗為艱辛，這從郭維漢的調查報告中便能窺

39 郭世純：《調查族譜記略》，《亳縣郭氏宗譜》卷10。

40 李丙榮：《亳縣郭氏續修族譜序》，《亳縣郭氏宗譜》卷1。

41 郭鴻詒：《續修宗譜弁言》，《亳縣郭氏宗譜》卷1。

一二。郭維漢前後進行了三次調查，始於民國十二年十月初二日至民國十四年冬季方告完成。調查中除了忍受嚴寒與盛暑，更難辦的是時常會遇一些不明事理之人的責難。1923年十月二十二日，郭維漢“至郭劉莊，該莊人眾皆不明造譜義意，反多誤會，勉強開載。二十四日至中心集南郭家營，幸得振邦弟出面幫助，方能將東小莊、前小莊、郭家營等開載完畢。”同時，亳縣地區的社會治安也影響到族譜的調查。亳縣“北鄉及東北鄉一帶，近年土匪業聚，時有搶掠等事，人眾皆不敢輕率前往。”所以，維漢“特囑現充紅十字會員之連三弟親往調查”，“然因匪擾及鄉人不明講理之故，開報簡單似尤欠缺。”⁴²經過郭文述、郭世純、郭維漢排除萬難及族人的幫助，郭氏各支系的情況逐漸清晰，遂將調查材料寄送至鎮江，以備修譜者編輯。世系、世表調查完成之後，郭譜的修纂工作迅速接近了尾聲。

《亳縣郭氏宗譜》遂於民國十五年丙寅季春由由義堂刊刻，郭譜封面由近代著名實業家張謇題識。該譜共分十卷六目，卷一為序、凡例、總目、續修名次、誥命、褒祠、旌表節孝；卷二為家勸、家訓、祠規、祭規、世派字樣、祠圖、墳圖、像；卷三為藝文類包含傳、事略、墓表、祭文、壽序、楹聯、匾額等；卷四至卷五前半部分為世系圖；卷五後半部分至卷九為世表；卷十為遺書、調查報告、帳略等。該譜較為完善的呈現出了亳縣郭氏的世系源流、家族發展等情況，是我們瞭解淮北地區宗族情況不可多得的史料。

（三）族譜的修纂經費及保存

郭譜之中難能可貴的附錄了族譜纂修時經費的使用情況，這為了解民國時期私家修譜過程各項開支名目及支出情況等提供了參考，茲將其摘錄：

“近世文明日進，戶口日繁，於甲子乙丑兩年，復從徵訪人手，以承先志，跋涉奔走頗屬不易，中經兵災，迭次往返，不免耽延時日，用費較多，概由文卿等兄弟數人擔任籌給，謹於告成之日，臚列各與，以昭大信並以勸我族後嗣之有志者。計開：各種紙張計大洋二百陸十三元四角；譜匠印工計大洋三百四十元；裝訂工資計大洋五十二元；絲線油墨計大洋十六元五角五分；總纂束修計大洋肆百元；鈔錄校對束修飯食計大洋三百二十元；採訪川資計

42 郭維漢：《情形報告書》，《亳縣郭氏宗譜》卷10。

大洋一百二十五元五角陸分；制銅板裱工雜項等費計大洋九十四元六元一分；以上共支大洋一千六百十二元一角二分。”⁴³

據此可知，郭譜的開支主要是用於紙張、譜匠印工工資、裝訂工資、絲線油墨、制銅板裱工工資及修譜之人酬勞等方面，其中修纂者的各項開支佔據主要部分。“總纂束修計大洋肆百元”或是給予編輯者李丙榮的酬勞。

亳縣郭氏宗譜共刻印120部，為防止“各分子孫收藏不謹，以致同姓不宗之人稱宗，異同莫辨，”該譜則“立有字型大小以便稽查，凡請譜者必先於簿內注明宗譜一部，編某字型大小，付某族一支，名某字某收執。”⁴⁴筆者所查閱的族譜便是“十五世裔孫世純閱存”。這種保存方法有效的保證族人分領謹守勿失，也便於同宗各支系的聯絡。

三、弱化的宗族與宗族的重構

族譜既是我們瞭解宗族的基本史料，也可將其視為地方社會的微觀縮影，是開展地域社會研究不可或缺的材料。郭氏宗譜無論是內容還是其生成過程，均深深滲透著亳縣地區宗族的發展態勢與基本特徵。立足於此兩者，可進一步展開對淮北地區宗族形態的考察。

（一）弱化的宗族：基層宗族特徵的常態

翻閱《亳縣郭氏宗譜》給筆者留下的最大印象便是從明清至民國亳縣的宗族並沒有如南方地區一樣完成了組織化等宗族建設，而是表現出宗族勢力一直處於弱勢狀態。這種弱化的宗族構成了基層宗族特徵的常態，其主要表現在宗族意識淡薄、宗族功能與組織的弱化等方面。

郭氏族人宗族意識淡薄在郭譜的修纂歷程中便有明顯體現。光緒年間，郭鑿山、含山兄弟整修族內世系時，各支系的開載情況並不完備。造成這種現象的出現，一方面可能是各支系意識淡薄，並無開載族人生卒配葬的習慣；另一方面或是郭氏宗族建設不健全，支系中雖有開載，卻無匯輯之處。郭譜

43《亳縣郭氏宗譜》卷10《民國丙寅續修宗譜計用費數目》。

44《亳縣郭氏宗譜》卷1《凡例》。

修纂時，郭文述、世純、維漢等在調查報告中發出了相同的感慨，城鄉各支系中不諳譜理之人居多。郭文述曾言：“各支系後裔，明白者固有，不諳者居其多數。文述等受盡風霜，費盡唇舌，方得勉強報名。其生卒配葬各項，以不易查考，即難明確，或詳或缺，不敢妄擬。”⁴⁵郭世純亦言：“鄉居族裔多不明譜理，費盡唇舌，並分別繪表列說，囑其照式具實查填，方得勉強開報。”⁴⁶同時，凡例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吾家譜牒創於今，以竟先人未竟之志。亳俗尚古，風氣未開，每至各鄉，分任採訪，殊多困難，告以生卒配葬四項，為開辦宗譜之計，群起驚訝，再三開導，始就範圍，故詳略不能盡一，舛漏更屬難稽。”⁴⁷

此一現象的存在，直接表明了該地宗族意識極其淡薄，民眾只知其家及村中各房情況，而不知其具體源流。這既與村民的文化素養欠缺有關，也緣於郭氏宗族各支系之間平時聯絡較少，缺乏維繫各支系情感的紐帶。

宗族意識淡薄在族譜調查人身上也有所表現。亳縣地區修譜之風不興，時人對修譜所需要素材缺乏相應瞭解，郭維漢前後調查三次之多，多是由其不知譜牒世系、世表的構成要素導致的。郭維漢的第二次調查於民國十三年冬季開始，主要是因為第一次調查時“僅開丁系人名，未列配氏等項，故又複到各莊各支查開，直至十四年春季方竣。”其第三次調查則因“已開辦造譜事宜，需要各人生卒配葬生子等項完全日時，飭往各支詳查開列，故會同著之九叔祖善莊叔等分赴各支詳細訪詢，分別開載。”開載工作頗費周折，“或因男子外出家中僅有婦孺，或因其家雖有男子，不明譜理，本人務農，並不識字，只有囑其轉託近支稍明事理者代為詳開，因而費言費時。”⁴⁸由於調查人及族人缺乏譜牒之學的基本常識，族譜的調查工作持續了較長的時間，修譜進程一拖再拖。

同時，郭氏宗族的功能及組織特徵均不明顯。散居鄉間的各支系，多是聚族而居，聚落形態多為單姓村落，如地名中出現郭寨、郭家樓、郭莊、郭

45 郭文述：《報告書》，《亳縣郭氏宗譜》卷10。

46 郭世純：《調查族譜記略》，《亳縣郭氏宗譜》卷10。

47 《亳縣郭氏宗譜》卷1《凡例》。

48 郭維漢：《情形報告書》，《亳縣郭氏宗譜》卷10。

橋等。單姓村落並不能代表各支宗族勢力的發達，從族人的埋葬地便能管窺一二。墓地是維繫郭氏各支系內部關係的重要紐帶，但也極為脆弱。以十字河郭莊一支為例⁴⁹，此支從第五世郭第始遷至此，郭第死後葬在老塋東南隅，此老塋即郭氏始遷祖郭環的墓地即城東南關白衣庵之南的郭氏牌坊。該支系雖遷出，但郭第祖孫四世均葬於此，可見喪葬儀式之中保留著一定的宗族觀念。從第九世郭樹苞則不再葬於城東的祖墳，其後多遵循父子葬於一處的風俗。十三世郭琴的子孫，另立新墳者不少。郭琴葬本莊門前老塋，其四子敬祖葬小張莊東新塋，五子率祖葬本莊東南新塋，六子則習祖葬本莊東北新塋；第十五世敬祖次子心魁葬小張莊西新塋。另立新塋的增多表明了依靠葬地來維繫鄉村宗族情感的作用逐漸減弱。

另外，宗族的組織性主要體現了祭祖與族產管理等方面。郭氏自遷居以來至譜成之時，素無宗祠，故譜中特意繪製了將來建宗祠之模範。郭氏宗族並無族田或其他族產，族人平時的祭祀活動多為墓祭，祭祀始遷祖的觀念極弱。我們從郭譜修譜的經費來源情況，也可見郭氏宗族的組織性不強。修譜主要由郭文卿等兄弟數人擔任籌給，並未見到郭氏宗族其他支系的資助情況，這與南方地區那些早已實現組織化的宗族有著較大的差異。

（二）重構新宗族：宗族建設的諸種構想

面對一向弱化的宗族，《亳縣郭氏宗譜》的修纂自覺承擔起了重構新宗族的責任。在族譜書寫的過程中，為較好實現宗族收族、睦族的功能，郭氏努力進行了一些宗族組織化建設的嘗試，主要表現在立家勸、家訓、擬定祠規、祭規、世派字樣等措施上。郭氏在宗族建設的構想中，既吸收借鑒了其他族群的優秀經驗，也不乏結合自身實際之處。

為使郭氏族人知立身行己的準則，郭氏新立了十余則家勸。郭氏家勸摘錄自無錫華貞固為修《華氏族譜》所寫家勸中的數條，郭譜編修者因多次讀華氏家勸，總覺“其敦龐渾厚之氣，溢於言表，不禁掩卷歎曰：如公者其足以勸乎！”⁵⁰故吸收他族之精華，以此來教化、規勸族人。郭氏所引家勸主

49 主要參考十字河郭莊一支的世表。

50 《亳縣郭氏宗譜》卷2《家勸引》。

要強調了以下一些方面：一是規勸族人注重以德傳家，積德為重，凡事擇善而為；二是規勸兄弟之間講究禮讓、毋懷私心，族人間和諧相處、互相幫助；三是規勸族人勤儉持家、樸素禁奢，切勿沾染賭博、酗酒等陋習。同時，郭氏又制定了八條家訓即孝父母、篤友恭、親宗族、訓子孫、慎婚姻、嚴承嗣、勸職業、敦節儉等。無論是家勸還是家訓均是從家庭的倫理道德規範出發，這對於良好家氣的樹立多會發揮著積極的引導作用。

為了進一步促進郭氏宗族的組織化，宗祠的建設必不可少。郭氏宗祠在修譜前已提出建設的想法，地址選在贛宮街口前，構有舊屋若干間，筆者認為此應是贛宮街支系的房產。然而“因本城兵災擾後毀去，所存無己”⁵¹，故在修譜時繪製了宗祠的圖式。式樣中的宗祠為二進院，祭祀之處名“有道堂”，這為族譜告竣之後，繼續興建祠堂提供了有利參考。

郭譜修纂前，宗族的各項常規建設近乎停滯，族內尚無具體的規章以束族。為更好實現宗族功能，建構出理想的新宗族，郭氏最重要的舉措便是擬定了祠規、祭規。郭氏祠規是我們瞭解郭氏如何進行新宗族建構的重要文獻，祠規共八條：

第一、三條主要是為維護家族和睦，促使族人遵循傳統道德規範。為實現家族和諧，必須提倡孝悌，撫恤孤寡，對於那些“天倫既缺，境遇複雜而知節義自閑者，尤宜加恤。”第四、五條主要是要求族人選擇正途，毋入歧途，引導族人作出正確的人生選擇。讀書當為郭氏子孫之首選，“凡讀書子弟自入學以至出仕，每進一階，族長委令陪祭一次，以示優異”，從而使族內觀者望者而生羨，隨知所奮勉。而當時正處於社會動亂年代，匪患肆虐，如民國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夜，土匪曾攻陷亳縣全城，焚掠搶劫，以致百姓流離失所，“該匪盤踞城內竟至二十日之久，始竄魯境。”⁵²針對匪患這一社會不良現象，祠規中特意訓斥“為匪僻不軌之行者，除重責外仍行斥逐。”第二、六、七、八條祠規主要是維護宗祠的日常管理與祭祀規範化。因宗祠的日常經營並無族產的資助，經費有賴於各房攤派承任，祭祀時需“節冗費以裕祠用”。

51《亳縣郭氏宗譜》卷2《祠圖》。

52《亳縣郭氏宗譜》卷5《郭世純世表》。

同時，大力鼓勵郭氏子孫扶助宗祠，規定“嗣後子孫有能以田房，送入宗祠充祭享，而給公務者，或以豆觴器皿供家廟之用者，必於譜內注明某世某人捐入某物，以昭其善，而美其功。”⁵³郭氏擬定的祠規具有著較強的可操作性，這為譜成之後新宗族的建構提供了指導意見。

祭祀也是宗族的重要事情，宗祠祭祀利於維繫族人情感，郭氏在建構新宗族時制定了較為詳細的歲祭規條。祭規規定了“主祭之人以年高有爵者為之，或以年高有德者為之”，祭祀的排班嚴格按照“尊卑次序，毋許挽越拜跪”。同時，規條對祭品、祭器的使用也有著明確規定。在祭祀時期上，每年元旦必合族祭拜，清明、中元、孟冬月朔皆不可缺，祭祀事宜是由“逐房輪流值年出資辦祭。”對於祭祀事宜強調“不宜太簡，簡則疏，不宜太繁，繁則數”，正如祠規中強調的一樣“節冗費”，注意經費合理的使用。除規定祠祭外，清明、十月朔也會進行墓祭，“凡有祖墳之處，由值年管祭諸人，逐墳化錢掛紙，須處處走遍不可遺漏，尤不得嬉戲不謹。”⁵⁴

另外，由於宗族的弱化，各支系多未遵循世派行輩命名原則，各支姓名雷同者頗多，這樣便不利於世系的梳理及同宗間的聯絡。為定昭穆次序，郭譜重新厘定世派字樣，新字樣為“玉文世維秉承祖訓篤守仁慈時存忠信大放光明迺延福蔭以善為懷家傳勤慎”共定三十二字。新字樣將贛宮街一支十三世後行輩“玉文世維”四字作為開始，可見在新宗族建構中充分反映出譜牒修纂者所在支系的意志。

四、結語

亳縣郭氏是自明代正德年間遷亳的移民性家族，在此地繁衍生息數代，其間既經歷了宗族興旺發展的燦爛，也渡過了家道中落的暗淡，又體驗了門第復興的榮光。縱觀其發展態勢，可知讀書仕宦、參軍入伍、經商等是郭氏族人謀求生計、實現個人抱負、光耀門楣的主要途徑。然而他們對於人生的

53 《亳縣郭氏宗譜》卷2《祠規》。

54 《亳縣郭氏宗譜》卷2《祭規》。

選擇卻與時代局勢及地方社會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社會安靖之時族人多會選擇讀書仕宦來興宗耀祖，而社會風雲變幻之際，多會側重於經商、參軍入伍，但族人從未忘記讀書的重要。郭氏家族的變遷說明了淮北地區宗族的發展態勢深受國家局勢與地域社會環境的影響，具有著明顯的地域性特徵。

同時，從郭譜及其生成情況中，我們可以窺探到淮北宗族的重要特徵即宗族的弱化，此地的宗族勢力一直處於弱化狀態，弱化的讓我們一度會發出“淮北無宗族”的感慨。當地族人的宗族意識極其淡薄，既無一定規模的族產，更無常規的宗祠祭祀，宗族建設幾乎一直處於空白中，因此族人缺乏維繫情感的紐帶。所謂的宗族形如一盤散沙，向心力與凝聚力明顯不足。族譜的修纂實際上是重新建構新宗族的嘗試，郭譜中採取了立家勸、家訓、建祠堂、擬定祠規、祭規、重定世派字樣等措施，以求加強宗族的組織化建設，從而型塑出強有力的新宗族。

